生活時尚攻略 (三)

金山上的美容院/楊子強

東經 121.38 度、北緯 25.13 度的金山,北鄰東海。金山岬向東北方伸入大海,與野柳岬隔國聖灣而遙遙相望。冬天的金山老街,最暖人心脾的,是那烤過的黃金地瓜,還有 85 度 C 咖啡座當季才製作的地瓜咖啡。緊鄰慈護宮的街角十二民宿,其頂層住房可望見一尊尊印刻著歲月痕蹟的老雕像,立在廟宇管委會積極籌蓋新廟所張掛的籌建宣傳布幕上方。在東北風的吹刮下,老雕像們似乎也如底下布幕般在冬雨中凜凜的抖動著,思惦著還能再守在屋簷上多少時日呢?往山上的路並不顛簸,但在勇猛的客車司機操控下,總是會在轉彎處創造一些驚恐的擦身間刻。

金山上的白雲,在冬日里,是如此的貼近,如雲似霧的水氣,悄悄的靠攏。每一顆水分子,都充滿活力的填充著視線內的每一個細微方寸間,泌心的清涼,輕觸著臉上不設防的肌膚,清純如初戀般的宿命偶遇。金山的美,是大自然的美麗能量所匯集的感動。金山的美,因為有了朱銘美術館而不再難以捉摸。館區開放八甲,依山傍水。太極系列作品,氣勢磅礡,矗立在整個園區內。漫步其中,彷彿可以體悟與天地自然合而為一的太極境界。而人間系列,卻又讓人感受人間百態,了悟人世間,塵世間的瞬間和永恆。朱銘美術館,是理想的化身,也是理想的實踐者。

每一個理想生活的尋覓,都是一個美的提問。每一個美麗的提問,都讓我們發掘美的可能存在形式。美麗動人的朱銘美術館,其獨一無二的格局風範,絕對是麗美中心最完美的架構地點,而金山上的美容院也是這美麗新世界最理想的實踐見證空間!《費柯·仸柯》特邀來自新加坡的蘇茜·林庚博士為這些與美有關的心靈提問把把脈。通過金山上的美容院,針對不同人性本質進行深度提

問,萃取出每個獨特靈魂中,內在深處的美的感受。讓我們一起進行心靈上的 深層鍛煉吧!

未來的美容院是屬於每一個人的!

反諷的雕塑角色鑄型:「美的提問」的可被提問性

/蘇茜·林庚博士

英文原稿,翻譯:陳燕平、朱銘美術館展覽部

一、理想和理想化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1

雕塑物件與人體同樣佔據著空間。我們與雕塑物件之間,所引發的彼此相遇的經驗,就如同我們在現實的空間中遇見了另一個人。在一個更大的規格上,當設定為永久的雕塑性地標時,它取代的不僅是空間,更是一個地方之所以形成的重要因素。雕塑被如此放置時,它也宣告其趨向永恆的時間性,就像現今的紀念碑和歷史性紀念地標,持久地固守於它們現在所處的地方,並滯留於我們的文化意識中。

尋求真理的過程,往往是膠著的,除了「美」的理想化身,沒有什麼能更合理 地佔據空間與時間的永恆性。具有這些特質的古代遺址和藝術作品,在現今被 我們視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持續吸引我們且使我們著迷。老子略為提及

¹ Tzu Lao, Tao Te Ching, trans. D. C. Lau, (London: Penguin, 1963), Book One, X., 14. (老子, 《道德經》, D. C. Lau 翻譯, 企鵝出版社)

2

的「玄覽」,即在我們心中有一個地方,被彷彿永恆的美與真理的理念所縈繞,這些理念掌控著對於自身、他者、自然與藝術的評價與判斷。儘管在當代藝術世界中,觀點正劇烈地範式轉移,「美」仍如同必要的事物般存留,而我們則持續挑戰著藝術和人體造形中對於「完美」的期待。然而,只有縹緲和模糊的美的「概念」是永恆的,不必然是那些受限於時代觀點所構成的美,因為「什麼是美」的共識一直在轉變。於此同時,這關乎「權力」。當我們置身於美的存在當下,無疑是一個強烈的體驗:這似乎超越了這個醜陋的事實,即不惜一切地追求美,的確是一個相當古怪和幻想破滅的過程。

不論情願與否,藝術總是不可避免地作為權力投射的同夥,而美麗的藝術品在歷史中除了被多重地當成是謀略、繆思和助產者,來達到政治意圖與權力,也成為抽象權力關係的代理,而對於現實個人與社會產生真實的影響。藝術家們對於造形和影像的力量是有自覺的,有時更依據自身的動機進行佈署,無論其結果更好或更壞。工匠、建築師和藝術家在角色上的演變,隨著權力的投射,從匿名到不匿名的共謀和聯繫,逐漸在每個經過的世代中嶄露端倪。其中,具有野心和必然「美麗的」藝術作品,特別是建築和雕塑的形式,都被當作是文化權力與國家榮耀的有力象徵性投射手段,並以能夠造成心存敬畏的關注為目標。

以批判性的觀點而論,作為目的的美,似乎超越甚至確實地證明了其手段:無可避免的事實是,使崇高的美能夠得到一定規模表達的,其實是金錢與權力,而如果當權力企圖控制「美」本質上曖眛的影響力時,那麽美的表達和美的經驗就都會轉而面向那未受調解的權力「醜陋」面。在一個夠大的範圍內,那些所謂醜陋的,也已沐浴在無區別的權力光輝中。反過來說,權力的象徵是首先會被增長的反對勢力所損毀和破壞的,或當一個時代宣稱它本身超越另一個時代的「過時」價值、理念、信仰和品味時。而在其中呈現的是美令人懊惱的脆弱性,有時也受限於獨斷的價值體系和「美德」概念。

雕塑自身存在的意義,並未遭受和繪畫相同的存在危機,也不須遭受二維再現、寫實與寫實主義的藝術史爭議。特別在以三維雕塑的人體上,仍能毫不費力地

引發想像力。然而,一個獨特的當代實例,是當雕塑被實地賦予平台,來展現 諷刺的自我批判時,即位於倫敦活躍中心特拉法加廣場的「第四基座計畫」 (Fourth Plinth Project)。納爾遜 (Nelson) 的塑像在此也一直如英雄般 地屹立於其台柱上,俯瞰著這座偉大城市,面對著國家畫廊,處於許多標立著 英國數世紀歷史的紀念館和紀念碑之間。這個特別空出來的第四基座,實際上建於 1841 年,本來是要放置威廉四世的雕像。卻因為缺乏資金,在一百五十年後意外地成就了一連串的當代公共委託案。每個創作委託案都因為以反思當下社會文化的方式,而在藝術史上留名。最初連續三個委託案,都是由皇家協會為了鼓勵和推動藝術、製造業和商業而進行的。其中一個委託案是馬克·渥林格 (Mark Wallinger) 於1999年所作的《試觀此人》 (Ecce Homo)。 沃林格這件特別缺乏戲劇性的耶穌形像,站姿非常人性化,赤腳,戴著荊冕,雙手放在背後,顯然是站在不公平審判他的法官前(在作品中未被看見,所以可能是我們),隨後就要被判決釘死於十字架上了。這確實與將英雄放置在台座上的概念,形成明顯刻意的對比,成為一個相當有力的雕塑式論證。2

在 2005 年,第四基座的委託案開始變得獨特,首先安置其上的是馬克·奎安 (Marc Quinn) 重達 13 噸的具像性雕塑,有著直截了當的敘述性名稱《懷孕的艾麗森·拉帕》(Alison Lapper Pregnant)。這件作品是當代藝術的範例,關鍵性地迫使我們遠超越藝術中對於美的既定概念,並且同時認知到自然中的無規律性和人體形態中的「醜陋性」。拉帕是個實際活著的人,雕塑真實地刻劃著一位裸體並患有海豹肢症的孕婦:她天生沒有雙臂,並且雙腿較短。³ 有人會說這明顯就是不加掩飾的「殘障」。強納森·瓊斯(Jonathan Jones)在 2005年卻宣稱:「奎安的雕塑非常美麗。它使人想起了那些讓我們最偉大的博物館增色不少的古典雕塑,那些來自其他時代,無論是因為意外或透過設計,而失

_

² "Ecce Homo, Mark Wallinger, 1999," Art in the Open | An Open-City resource,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www.artintheopen.org.uk/impact/showcasing_exemplars_EcceHomo.html) 〈馬克·渥林格, 試觀此人〉, 《敞開的藝術》網站)

³Harry Rosehill, "Every Work Of Art On The Fourth Plinth (So Far)," Londonist, January 18, 2017, https://londonist.com/london/art-and-photography/every-work-of-art-on-the-fourth-plinth-so-far) (哈里·羅斯希爾,〈第四基座上的每件藝術品(到目前為止)〉,《倫敦客》網站)

去雙臂和雙腿的雕塑。」⁴事實上,雕塑家奎安引領我們與自然、人性、藝術和真理面對面。

我們正好在新加坡雕塑家楊子強的個展《麗美中心》中,見證這些議題的修正和翻轉。這個展覽展出於台灣的朱銘美術館,是由台灣雕塑家朱銘所創立的一座雕塑家美術館,以其經典的《太極系列》姿態中,抽象而具稜角的堅實形體聞名。正如這個展覽的名稱所暗示的,《麗美中心》被策劃為一種不可當真的偽 SPA 體驗。觀者在其中參與了一些「自我提昇」的活動,被賦予空間和時間去反思他們自己對於完美的想法,以及當代對於「自我優質化」的著迷,從健身、「塑」身和屏息的競賽以達到「心念專注」(mindfulness),到一種對自戀自我的炫耀。展覽以不同「服務區」來做引導,取名為《內在深層去毒》、《未來武器》、《大自然的神奇修復力量》、《我們改造時間的進行方式》、《我是女神》、《模糊時尚》、《美人俱樂部》、《金山上的小宇宙》和《美好的裸體》。實在是一個需要相當大「鍛鍊性」的展覽!



(圖一)

_

⁴Rachel Cooke, "Art: Alison Lapper Pregnant," The Guardian (Guardian News and Media, September 18, 2005), https://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2005/sep/18/art) 瑞秋·庫克, 〈藝術:懷孕的艾莉森·拉珀〉, 《衛報》網站)

楊子強《麗美中心》的主要作品,是他那些誇張的球狀女性形體,以一種膨脹,同時又滑稽、怪誕和可愛的手法,描繪性徵。當奎安的《懷孕的艾麗森·拉帕》看起來不像「自然的」,並且超越女性美的偏見,而成為一個藝術反映生活的實例時,楊子強的《美好的裸體》系列(圖一),則可被視為以藝術映鑒之手段映鑒藝術其自身,並依然深受自然力量的啟發。也與此相關聯的是超現實主義者漢斯·貝爾默(Hans Bellmer)於 1930 年代的等身尺寸女玩偶組合,雖然刻意呈現不完整的類人形態,卻有著異常明確的性徵。在楊子強如積雲狀般飽和與腫脹的粉紅和銀色女性形體中,也明顯存在一種強烈的性徵,彷彿滲進它們膨脹的圓體中。是一種過度,而非優雅,賦予了楊子強的雕塑形體以女性美:它們橫跨繼承的巴洛克和洛可可美學,而我們可以接受這兩種美學方法,對於當代的實踐者而言,不論在什麼社會文化脈絡下,都是可以備受啟發而加以利用的。巴洛克?因為如雲狀般的女性形體,體現了同名於這段藝術史時期的華麗「畸形珍珠」。而洛可可?因為它們讓華麗裝飾的沉重變得輕盈,帶來了一種嬉戲般柔和且蓬鬆輕薄的心境。



(圖二)

然而,《麗美中心》也有較為沉重的一些層面:蜿蜒且如人形般皺縮的編織「表皮」,通稱為《模糊時尚》,如蝙蝠般懸掛在牆上,恰似那些肉感豐腴人體的奇異「影子」;一件相連四張華麗椅子的暗鬱組合物,其中每張椅子都指涉了一個不同的時代,例如法國路易十四王朝和英國喬治王朝時代風格的椅子,裝有毛皮、錦緞、絲絨和皮革的軟墊,全都是黑色的,像擬洛可可風格,是提供《美人俱樂部》體驗的場所,觀者在此可以觀看《我爬行在一條名叫「夜」的黑蛇身體裡》的影片,表演的是一個人在編織的管狀形體中移動(圖二)。此外,在另一個展間,《我是女神》(圖三)的採訪影片中,拍攝在地參與者和學生,討論他們與美相關的恐懼、慾望和肯定。接下來是牆上的一排燈箱:一組九位沒有顯示面孔的「影子女士」(圖四),戴著滑稽的黑色氣泡狀陶瓷「假髮」,正對著放在櫃子上的陶瓷假髮實物。另一個系列則稱為《未來武器》(圖五),呈現受漫畫啟發,有著Bimbombs的圖像,應該是在翻玩「胸大無腦的女人」(bimbo)和「十分性感的女人」(sex-bomb)這兩個詞彙。

這都是一種混搭的組合,並且可能會相當令人困惑。尤其在創作來自魯本斯畫 風裡女性的誇張女性形體,和不定形編織的影子服飾,有待女性去「填入」, 和在裡面演出,楊子強對於當代社會中沉迷自戀的指謫,可被解讀為轉向窺淫 狂者或對女性有強烈偏見者。或許如此,這個展覽似乎仍然反映出一種放縱的、 略微煩躁和困惑的,卻又自我指涉和願被誤導的「男性」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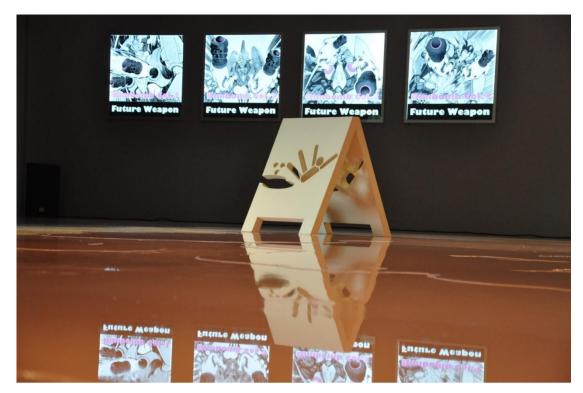
當我們一覽楊子強十多年來的創作軌跡後,開始看到這個展覽中引人深思的幾個非常不同的層面。重要的是,這些作品也受到自然形式和力量的啟發,尤其是雲和水。這裡似乎可以重新提到中國哲學家老子和其經典著作《道德經》。這本專著基本上是在討論如何有智慧地去處理力量,和通過悖論的力量來了解自身。神秘而難以定義的「道」,圍繞著矛盾。而對於其難以掌握的力量,其中一種詩意的隱喻,是將水這個元素及其特質,與我們所理解的「女性」相連結:「水」的不明確性、造形的變動、不具固定的形式與「柔和」,是大自然中所知最強大的力量。



(圖三)



(圖四)



(圖五)

二、形式、力量和流動

像水般透過裂縫而前進……放空你的心靈,不拘泥形式。不具外形,像水一樣。如果你把水倒入杯子中,它就成為杯子的形狀。你把水倒入瓶子中,它就成為瓶子的形狀。你把水倒入茶壺中,它就成為茶壺的形狀。現在,水能夠流動,亦能夠衝撞。成為水吧,我的朋友。5

當楊子強被問到,什麼是他最喜歡的雕塑作品時,他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他癡迷於《三個幽靈》(*The Three Shades*),即羅丹《地獄門》中重複的暗色人形,雖然他修飾說這是他處在雕塑家的「具象時期」時所喜歡的作品。有趣的是楊子強把它們稱作「三個影子」。並且他強調,他對於羅丹當下最具代表性的**1902**年作品《沉思者》不怎麼感興趣。

^{5&}quot;Bruce Lee Quotes," Largest Collection Of Bruce Lee Quotes,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www.bruceleequotes.org/) (〈李小龍語錄〉 網站)

從 2002 年至 2004 年,楊子強離開熱帶的新加坡,至蘇格蘭深造。他說他會被格拉斯哥藝術學校錄取,顯然是因為校方對其具象作品印象深刻。但完全不同的天氣和季節狀態,引發了他的頓悟,使其從具象,轉而嘗試以較不具體,而更多元素的現象來成形,例如水作為波浪、波形、氣泡,還有他稱作的「氣泡形體的虛面」。他轉向一種更為「觀念性」的雕塑,為自己設下相當嚴格的參照準則列表:

- 1. 我將不進行泥塑。
- 2. 我將不進行鑄型。
- 3. 我將不創作人體作品。
- 4. 我將只提問, 基於一個問題, 提出一個可能的答案, 這個答案將必然是 似是而非的, 使 (不可能的) 問題 / 現象物質化, 例如:
 - (a) 什麼是沒有形體?
 - (b) 如何再現夜晚?
 - (c) 如何賦予波浪形體?

當楊子強在歐洲時,他有機會去感受最重要的藝術作品。在倫敦,他非常著迷於比爾·維歐拉 (Bill Viola) 以水與火為靈感的重要錄像作品,也對傑夫·昆斯 (Jeff Koons) 高度拋光的媚俗氣球雕塑作品,被置放在古典空間作為對比,特別印象深刻。這件「高度完成的作品」啟發了一種對於「質」的感受,重新賦予物質性本身一種謎樣的意義,並使楊子強從必須做出「意義」或賦予他的作品有意義的標題中,解放出來。現在最重要且持續從其雕塑過程中透露出來的,就是這種「質」的感受,即這種精心架構的物體質感,以及材質中固有的和可轉化的美,是傳統上屬於雕塑家領域的物質性:石頭、陶土、木材和青銅。而他想要以水這種固有的不具形體性來創作。雲、影子和雨滲入他思考和創作的縫隙中。

儘管如此,作為一位雕塑家,人體的形式仍必然潛伏於其心靈的角落中。就像 我們從沃林格和奎安所做的第四基座作品中提到的,雕塑的人體形式仍然具有 感動我們的力量。當楊子強在歐洲的那些年,他去過佛羅倫斯,並回想起一個重要的傍晚。他簡短地說道:「我看過《大衛像》。」顯然感動溢於言表。在米蘭時,他排了很長的隊,就為了看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遊客在此只被允許站在這件具代表性的作品前一分鐘的時間。他留戀地說道:「我不想離開。」



(圖六)

在這些事例中,雕塑家似乎對於「規模」的崇高大膽和這些傑作中難以定義的「質」,感到無法抗拒,必然仍舊縈繞在他心中,因為他明顯在回應昆斯閃亮的「氣球狀」作品 (氣泡狀的《完美女人》系列) 和達文西的《最後的晚餐》 (由十二張桌子連成一張長桌的《野宴》) (圖六),如同老調新彈般回流到了這個展覽。而牆上掛著其中一件楊子強《模糊時尚》(圖七)的編織服裝剪影,尤其和羅丹的《三個幽靈》具有奇特的相似性。



(圖七)

《模糊時尚》包含一系列稱作《有人接過了我的影子》的作品。這些作品被設定為藝術家自己的「影子」。他將這些影子「借」給其他人進住。他們進住在裡面,可以擁有完全的「自主權」任意移動。依照計畫,這給予藝術家自身影子被分割開來的奇特感受。這件像是《三個幽靈》的作品,被設計成「容納」四個女性,猶如流動靈活的「影子女士」(圖八),優雅而帶有美感地滑動在藝術家的其他作品之中,像是成為四位的「希臘美惠三女神」(Three Graces)。這些被賦予形體的影子,似乎喚起了女性慾望中不具體的模糊外觀,彷彿男性藝術家想像中的隱晦女性慾望。卸下的影子被垂掛在牆上,像是一首哀悼女性特質缺席的輓歌,也像是楊子強慾望的「鑄型」,弔詭地在女性缺席時提供空間予男性。正是「陰陽」的展現。在對美的具體追求中,女性渴望達到身體完美的慾望,與男性渴望進住到女性慾望空間中的慾望,是相呼應的,這種具體追求因而被予以加強。



(圖八)

《我們改造時間的進行方式》這件由冬季衣物縫合而成的蛇形編織作品,也是「讓人穿戴的衣物」。管狀造形的設計,能讓一個人在內「穿越」前進,如同一股身體蠕動的力量,刺激肌肉的收縮起伏,可在錄像作品《我爬行在一條名叫「夜」的黑蛇身體裡》(圖九/圖十)裡看到。在這件錄像作品中,某個人受到藝術家邀請,成為「被吞嚥」在內的表演者。奇怪的是,吞嚥者和被吞嚥者合而為一:這條「蛇」只有在表演者爬行前進時,才會移動。這些造形和運動以兩種方式進行,像是鄰近的男性和女性慾望,以陽具和陰道的方式同時進行。



(圖九)



(圖十)

無人在內的《模糊時尚》和《我們改造時間的進行方式》的各式黑色與灰色編織作品,看起來就像是巨大而被壓扁的蟲子、蠕蟲、蝙蝠和異形。但除了作為人類身體結構和慾望的「負空間」 (negative space),這些作品也受到自然中水的形體所啟發。這些衣物喚起在地勢起伏的蘇格蘭荒野上,不斷漂流而帶來雨水的奇妙雲影。藝術家稱其為轟響雨雲的「不穩定狀態」。雲在視覺上和毛織品相似,並且這種材質可被適切地用來使人聯想起影子無法被掌握的靈

活性。毛織品於此也再次出現在楊子強的另一個系列作品:共同被稱作《無聲靜寂的雨》(圖十一)的軟性雕塑裝置,呈現黑色、綠色和白色的雲狀造形,降下彷若巨大流蘇的編織「雨」絲。各色作品分別創作於藝術家生涯的不同時期。白色的巨大流蘇,稱作《金山上的白雲》,是特別邀請台灣在地居民,為這次2017年的展覽所製作的。

雕塑家楊子強寬廣的藝術探索範疇,更多是關於基本的自然形體再現,以及令人徒勞難測,且非固態層面的自然現象,尤其是水這個元素的各種不同狀態。而楊子強在朱銘美術館展出的《麗美中心》,在脈絡上則具有更直接的說教性。雕塑家選擇在展場中去形塑各個體驗的服務站,像是一間互動的美容沙龍或SPA。在此,不同的「身體部位」、「健康」層面和「時尚意識」,都受到特別的關注。每個「服務區」都回應這些「審美提升」的各式訴求,同時也操作成「自我反思」的空間。這個展覽大量出現各種對比,例如:柔軟編織的黑色影子,其鬆弛性,在美學上誇飾了新洛可可式粉紅色和銀色雕塑形象的堅固與華麗輕浮;華麗的扶手椅被巧妙地製作並裝上軟墊,既奢華又同時令人生畏;不定形的形式邊緣,卻是被一絲不苟地精細製作而成,並且呈現出迷人的材質。

勃發與壓抑,過度與缺乏,吸引與排斥,這些共同的表達,似乎對於人類欲望的驟發與矛盾本質,作出了嘲諷。這個展覽以精神分裂症式的不一致,發出連續而有節奏的聲響。



(圖十一)

三、巧計、過度與矛盾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6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以其無以易之。7

水這個元素的特質, 作為組織這個展覽的原則, 多方重複而回返滑動於《麗美中心》的結構性巧計之間:水元素在視覺和概念主旨上, 滲透於這個 SPA 風格的展覽中。在這個刻意安排的體驗之始, 觀者進入一個展間, 內有一個浴缸, 「流溢出」草莓奶昔般粉紅色的液體在展場的整個地板上, 而一件怪異粉紅色氣泡狀, 具女性特質的物體則出現在眼前。「液體」和人物的粉紅色, 在視覺上與位於展間另一端具有銀色底腳的白色浴缸, 並不相稱 (圖十二)。白色浴缸似乎相對較為細緻, 儘管內部排列著大量泡泡浴「痕跡」的粉紅色水珠。一

⁶ Lao Tzu, Book One, XXXVIII, 33. (老子, 《道德經》)

⁷ Lao Tzu, Book Two, LXXVIII, 85. (老子, 《道德經》)

件如雕塑般的警告標誌被策略性地放置,以漫畫般的誇飾手法,來警告這裡的地板非常「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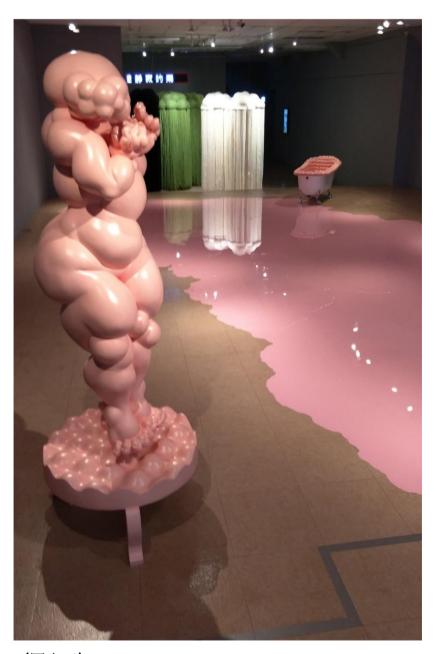


(圖十二)

這件如雕塑般流瀉的液體,通過技巧性地控制環氧樹脂顏料的傾倒,呈現出看起來仍是黏稠液態,但卻已經是固體的狀態。而彷若積雲狀的女性形體,同樣閃耀著粉紅的琺瑯色澤,以誇張且賣弄風情的姿態踮著腳,站在同樣是粉紅色有著華麗襯墊的腳凳上,猶如剛從展間另一端的浴缸中激起水花似地走出來,害盖的女孩氣質,從她肥胖手指的手勢中不協調地散發而出。這件特殊的奶昔粉紅色人形,奇妙地讓人想起至少兩萬五千年前舊石器時代的《維倫多爾夫的維納斯》(Venus of Willendorf),這件於1908年被發現的石灰岩小雕像:她沒有臉孔,極小,只有大約4.5英吋高,在外形上則清楚而具有誇大的女性特質,而且被刻劃為展現引起高度慾望的豐腴特徵,顯示出更具價值的女性生育能力。8在自然界和人類的世界裡,生育能力、外形和慾望一直都是分不開的。這也令人想起另一個慾望的具體形象化,即另一個維納斯:猶如從海中升起的

^{8 &}quot;How Art Made the World. Episodes. More Human than Human. Venus of Willendorf," PBS (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 accessed May 30, 2017, http://www.pbs.org/howartmadetheworld/episodes/human/venus/) (〈藝術如何創造世界——人勝於人——維倫多爾夫的維納斯〉, PBS 公共廣播服務)

波提切利的《維納斯的誕生》。楊子強的粉紅色《維多利亞的秘密》(圖十三) (明顯是諧擬女性內衣時尚品牌「維多利亞的秘密」)可以被視為一種當代維納斯的喜劇式與性感式化身,從她的浴缸中重生,猶如一個儀態優雅且誇飾下,被渴望的巨大女性慾望的化身,仍然以某種方式吸引著困惑的男性凝視。⁹



(圖十三)

_

⁹姿態、沉穩、平衡、力量:這些特質援引的是李小龍對於身體美感和力量意志與行使的概念。 李小龍透過嚴格的養生方式來形塑自己的身體,據說卻也策略性地從他的軀幹移除肋骨來達到 理想的男性外形。這不像是從前束腹是如何約束女性的身體,即使現在還是有女性確實越過束 腹,而移除肋骨來達到她們所認為的審美上的完美,例如:「迷人的」卡通腳色,像是兔子潔 西卡(Jessica Rabbit),就是一個幻想中完全在自然界之外,極小腰身女性的例子。

下一個展間,《無聲靜寂的雨》柔軟地落下,猶如毛線編織的綠色、白色和黑色「雲朵森林」,將「雨」帶進室內,是另一個濕漉的暗示。在《麗美中心》的展覽論述中,它提示出大自然「修復」力量的聯想,而我們則被鼓勵去走過這些柔軟的雕塑造形,藉由親身體會「去毒療程」,將自己沉浸於心靈的「淨化」中。視覺上,圓形的「雲」頂呼應浴缸內粉紅色泡泡浴的表面,這也在過度性感的「雲朵維納斯」的身體曲線上被重複了。這些垂掛在雲朵上的編織雨絲,依序反射在地板上和展間同寬的粉紅色溢出物上。戴著黑色陶瓷「雲朵般假髮的」影子女士的倒影,以及鄰近展間中漫畫燈箱的倒影,也飛快地被捕獲在這個粉紅色的溢出物上。(圖十四)



(圖十四)

《麗美中心》是以藝術家所計畫,彷若荒謬的極端事物為中心,即女性特別會為了持續擁有美而願意忍受這些極端事物,其似乎兼具對於這種人類追求個人「膚淺」美的喜劇性嘲諷,並且同時作為一種隱喻式的提示,提醒我們「真正的美」存在於和大自然交流的人類心靈中。作為一種雙關的諷刺和寓意的交互運用,這個展覽是相當直接的,卻又簡略地從橫向關注了藝術對於自身的要求。藝術家明顯有著「完美」的藝術理念,以一種認真和自覺性的專注,著重於每

件雕塑外形的無暇光澤和表面, 而對每件作品的創作品質感到自豪。因此雕塑家同樣也在追求美。

楊子強先前對於只創作具不定形自然元素力量作品的聲明,明顯被持續創作人體造形的慾望所阻撓:雕塑家屈服了,而我們見證了力量與造形的碰撞,例如:水蒸氣的分子結構破碎而凝結成人類女性造形的外觀,即水蒸氣凝聚在一起,而以某種方式「合併」成女性,就像雲朵訴諸美感地雕塑出我們的想像。影響《麗美中心》體驗狀態的,似乎就是雕塑家這些雙重執念所產生的重複碰撞:水作為自然現象的美,猶如不定形的力量「和」受文化形塑的人體造形,這些力量和造形都彼此相互援引、連結和體現為藝術。而當藝術可以是一種對於美的追求時,美可以是什麼,藝術家意識到美就存在於大自然中。

在《麗美中心》的概念綱要中,楊子強作品的這種實例似乎轉向自拍世代,及 其對於身體影像和「肥胖」的著迷。正是這個對於美本身的「提問」在被嘲諷 著。一種說教式的荒謬美學正在上演:《麗美中心》邀請觀者以一種良好的, 但不過於苛刻的方式,觀看他們自己在希望、慾望、疑慮和所有方式之中,觀 看著自己。

位於戶外, 在更多騰躍和腳尖旋轉, 有著閃亮鏡面銀色和淡粉紅色的怪異性感 人像之中, 和這個延伸的「美容沙龍」嘲諷, 形成間接重要對比的, 是《野宴》 這件十二張桌子連結為一的作品。這件樸素鳥黑、狹長和曲線優美的作品, 仍 以多隻桌腳穩固地佇立, 並乘載著一片水面, 是藝術家帶給大自然千變萬化之 美的一片液體鏡面, 不加掩飾地面對著遼闊的天空。 **蘇西。林庚博士** (Dr Susie Lingnam), 一位跨領域和獨立的思想家, 寫作人,教育工作者,理論家,藝術策展人和創作者,她的書寫和研究方向嘗試綜合人文與科學等不同領域上,與心性相關連的理念。曾擔任 2016 年新加坡雙年展主策展人,2013-2016 年度新加坡美術館館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國家教育學院之「視覺與表演藝術學術組」助理教授 (2009-2013)。自2014年起,她在澳州,英國和新加坡等國的大學和學院授課。

